

人生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於重慶撤退前隨政府撤至臺北。臺灣省佛教分會以熱烈情緒開歡迎大會，表示敬意。大師為今日漢蒙佛教惟一領袖人物，在此大陸佛教遭受歷史上無比的摧殘，全國佛教徒正陷於絕望悲慘命運中，大師今日追隨政府飛渡反攻大陸基地的臺北。這不獨加強蒙藏佛教徒與復興祖國佛教熱烈興奮的情緒。且給予陷於極度悲慘命運中的全國佛教徒一個新的希望。象徵着中國佛教前途是光明的，並未絕望。大師初履臺地，它的一部生命史的經歷，也許為蒙藏佛教徒所急需了解的吧！

佛教講究真理的親證，同時也講信仰的建樹，在未能親證到真理以前，對於佛法中許多不可思議的說法，祇可以信仰，不可以理會！因為，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我們一個人見解，心量，智慧，畢竟是有其限制的，怎能以有限量智慧去觀測無量修德大本大德聖僧應化的事跡！所以我們要了解章嘉大師應化的事跡，首先要對大師樹起絕對不移的信仰，尤其對蒙藏佛教傳統應化的理論。

章嘉大師，今生轉世於青海，於二千五百年前於什迦牟尼佛時生於印度，為什迦牟尼佛大弟子，名為尊達。嗣後隨緣應化，由什迦佛時起，至今已歷十九世。章嘉二字，在明朝原為張家，清季乾隆親改為章嘉。章嘉轉世至今，大師為第七輩。關於大師應化事跡，蒙藏經典中有詳細記載。這裏祇能作簡單的介紹。這是大師一部份佛教方面應化的經歷！滿清政府為了統治蒙古民族，當然不能忽視蒙古人民中心信仰佛教的問題。蒙放人民風俗習慣，文化教育，政治經濟都脫離不了佛教。捨去佛教沒有文化教育可言。實言之，佛教的文化代替了蒙旗文化教育。清廷對於與蒙旗關係佛教大德，為了表示崇敬起見。乃將蒙古所有高僧都加封為呼圖克圖。呼圖克圖，簡要的意思，是能知未來過去生死自如。當時清廷共封八大呼圖克圖：章嘉，錫呼圖，敏珠爾，阿嘉（圖寂），喇嘛爾，濟隆（西藏），桑薩，察罕（蒙古）。這八位前清皆駐京城受國家供養，沒有被封的，則不許駐京。但雖同封呼圖克圖，名義上無什差別，但實際上相差甚遠。這全視各呼圖克圖攝化區域大小及德力淺深。因此，章嘉大

章嘉活佛到臺北

東 初

師為前清八位呼圖克圖中尊為第一。因為大師於蒙古一帶東起黑

龍江，西至寧夏，擁有內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廣大信徒。在蒙旗內有三百多所寺廟，十數萬喇嘛。北平，奉天，熱河，多倫等地都有大師寺廟，每所廟宇多住三四千喇嘛，少的也有三四百，每年要到各旗受供，每次應供，每日頂禮大師者不下數萬人，無異構成蒙旗精神信仰的中樞，所以清廷的尊敬大師，特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尊號，這種尊號為其他呼圖克圖所未有。民國維新，呼圖克圖名稱雖降為普通尊號，但大師依然為蒙旗人民心靈上最高的對象。袁世凱於「灌頂普善廣慈」下加封「宏濟光明」。徐世昌又加封「召因開化」。北伐成功，國民政府為實踐國父孫總理五族共性和偉大的遺教，另封大師「淨覺輔教」德號。七七事變，中日發生全面戰爭，在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不分種族，不分性別，宗教徒，文化人一致團結偉大號召下，大師隨政府西遷，於成都成立蒙旗宣化使公署。八年抗戰期間始終站在佛教立場上加緊蒙旗抗戰的意識，協助政府完成對日神聖作戰的任務。勝利後，政府為了表揚大師護國的精神。三十六年加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護國大師」四字為政府歷次對蒙藏佛教領袖封號所僅有者，譽與班禪達賴相等。三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實行憲政後，任總統府資政。是為中樞對大師崇敬之一班。現在蒙藏佛教尊宿，以庫倫哲布尊丹巴為最大。捨此為班禪，達賴，章嘉，三大師。班禪，達賴為藏族領袖。章嘉大師，自太虛菩薩昇內院後，無疑地為漢蒙佛教的最高領袖！關於大師歷年封號蒙藏委員會都有案可稽。非為有意宣染。這是大師一部份應化社會的經歷！大師，宿慧甚深，精通漢滿蒙藏語言文字，精神顯密咒章為恒課，法相莊嚴，清淨和顏，生活簡單，每日一餐，真是一活佛的象徵！

我們對大師十二分崇敬之餘所希望於大師者：

一、希望大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資格領導組織亞洲佛教聯盟與復興亞洲的佛教，今日亞洲所有佛教國家。中國大陸佛教首先遭受戰爭上無比的摧殘！朝鮮，暹羅，緬甸，安南，西藏，正受到的威脅，日本佛教受戰敗影響，整個亞洲佛教

苦

空

無常

無我

隨緣老人

「人為萬物之靈」，這是一句古老的話。但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的原故，是在些什麼地方呢？一般的看法，也不過以為「大蟲吃小蟲」，「大魚吃小魚」吃到最後結果，這些所謂「萬物」者，都給「靈物」的人填滿了「欲望」，這是萬物之靈的行為。這樣看法，自古以來一直到達爾文，差不多都是這一套，所謂「弱肉強食」進建化論，也就是大蟲吃小蟲，大魚吃小魚的理論。試問人在萬物中其實靈在那里呢？

一般的人，總以為一個人生在世界上是為生活而來，生活又不出乎「食欲」的範圍。因此，凡在人生所需要者，莫不貪之欲之，貪欲因此永恆不能滿足人的享受。享受當然是享「樂」的一方面，所以人類求生存實又不及求享樂之為緊要。其不知人類實實在在是為受「苦」而來的。因為人生是苦聚的，世界上也是苦多樂少。而歸根結果，人世間的萬事萬物却沒有一件不是苦的，由生、老、病、死苦到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陰熾盛苦及無量諸苦，整個的人生即為這種無量諸苦所纏，所縛使人們不能解脫。佛經上說我們眾生是「具縛凡夫」，就是說我們人類是為著諸苦——及種種煩惱所纏縛的凡夫，既不肯用高度智慧去瞭解人生，又不能用力來度度眾生。若是以佛法的眼光觀察世間，稱為萬物之靈的人，確實渺小得可憐，舉世以觀，凡是在世界上活動的人只有兩類，不是被苦所逼惱的人，就是以勢力迫害受苦的人，實際最終要同歸於盡。萬物之靈的人類，變為這樣的愚痴，實在太苦，太可憐了！

人之所以愚痴的原因，一方面是貪欲心所趨使，一方面大家不肯去求其認識人生之所以為人生的道理。於是把世間的事物物看得太實在，也可以說看得太現實，現實到只有今天沒有明天。這為佛教講「空」的真理，恰恰相反。佛學講地、水、火、風四大皆空，講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說世間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一樣地都是不實在的東西，無論是什麼，結果都是空。甚至山河大地皆要粉碎的。這一「諸法空相」的真理，原子彈可以說給它做了一個淺顯的註解。這種醉心現實的愚痴原因，釀成迷信唯物論的愚痴後果，大家不畏因不怕果，於是貪欲的人們外為貪欲心所趨使，不顧一切，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昏沉態度根本不管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一味的「拆爛污」下去，要人類向上向善，永久成為我們佛教徒的夢想了！

基於人生不知，「苦」不識「空」的過失，則更不能瞭解世事「無常」萬有「無常」的道理。連蘇東坡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意思都不懂，遑論成、住、壞、空、或生、住、異、滅的真理了。從堅的方面看

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歷史一部空無常哲學；從橫的方面看，國際舞臺演出的，也不過是一部戲劇化的無常劇本，這是在大處的無常。至於小處的無常，「朝顏」花明明知道牠的鮮艷不過在早晨一時間而已，採摘插在瓶中又有什麼意思，我們想人世間事應該有許多要當做朝顏花看待的。懂得無常論的蘇東坡，他在赤壁賦中有一句名句，是「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們要借他的「而今安在」套用一下，據說彭祖曾活到八百歲，而今安在？據說明代有個沈萬山家財頂頂富的，而今安在？至於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古今中外，又豈止曹孟德一個人而今安在？總而言之，無常給人生的教訓不為不深，可是人生得到教訓不一定就覺悟，這是人生最悲慘的事實。有人這樣說，現在世界上的人口如果是十七億，第三次世界大戰，恐怕要毀滅掉十二億，這個不能算豪語，這種悲慘的話我們實在不願意聽，同時我們也不敢想像將來真有這種悲慘的無常局面！

「苦」、「空」、「無常」，可以說是人生的三部曲，不但此也，也可以說是人死的四部曲，誰也避免不了，但誰也不肯覺悟。如若問人類為什麼不肯覺悟？則因為有一個「我」在。這個「我」，確實是個最大的障礙，什麼不好的事不幸的事皆是由於有一個「我」。佛學最高的真理，就是「無我」。金剛經中講的「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這是「不住於相」的最高境界。具縛凡夫的衆生要離這種無我境界，當然還很遙遠，但不可不看重一個我，至少至少要去小我而為大我，小我純為自私，大我較為公。一般人因為只知道有我，於是這樣為我事為我，或為「我所」。我所，就是我所有的東西，生命以外，還有家庭眷屬田園家宅財產廣物，無一而不為我所牽掣。除去了自己與自己的家庭，什麼也不關心，什麼人民社會，什麼國家民族，一概都拋棄在十萬八千里以外了，更談不到全全界人類的，生死存亡了！

無我，在佛法中是最高無上的境界，無我，在人類中有最高無上的地位。惟有無我，才不辜負為萬物之靈的人！惟有無我，才能用清淨智慧去瞭解人生的真諦才能用無緣大慈去愛護國族的強勝，才能用同體大悲去求謀世界的和平！才能自立立人自利利人！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便於開發「苦、空、無常、無我的真理，這里抄一個賢慧經的偈頌，貢獻有緣的讀者們便於記誦：

一切行無常，生者皆有苦，五陰空無相，無有我我所。

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善導寺。

請念觀世音菩薩

十一月十六日在
臺北監獄病監講

南 亭

本人承韓長沂居士的介紹，本監獄林典獄長的函邀，於每星期三，來和監獄裏各部份各位講點佛法。今天第一次，先和各位來談談我今天講的題目是：請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是一位菩薩的名字，也就是說觀世音是菩薩，不是人。然而我們要知道觀世音在初始的時候，也和我們一樣，他也要喫飯，也要穿衣。我們為什麼現在叫他菩薩，我們自己稱自己是人，人和菩薩有什麼不同？這就應該先將菩薩這名詞告訴各位。

菩薩是印度國語的話，翻譯成中國話，就叫覺有情。什麼叫有情？有自私自利的心，有損人利己的心，有男女情欲的心，總而言之，具有貪瞋癡愛一切不好的心，這是為有情。是我們人類的一個總名稱；所以情不一定指情愛的情。覺是什麼？是指觀世音本身，他覺悟了，他覺得人應該具有救世的心，絕對不應有絲毫的自私心。他將這不應該的道理，說給我聽。甚至做給我們看，使我們克服私欲，做一個純良的好人，漸漸也做到菩薩；他能使我們覺悟，所以叫覺有情。換句話說他就是我們的先生。諸位應該記好，菩薩這名字就是這樣的講。同時我們要知道，觀世音本來是人，何以會變成菩薩呢？這就是他多生多劫，捨己救人而成功的。譬如一個法律家，或政治家，軍事家，他也從小學讀書起，一直讀到專門學校，還要很多經驗和成績，才能成爲一個專家，決不是偶然的，觀世音之由人而成為菩薩也是如此。

什麼叫觀世音呢？觀是觀察，或觀察，猶如官廳觀察員的觀察一樣。世是世間，音是音聲。

觀世音菩薩，他在修行的時候，發過這樣的願心，他說：世間上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肯稱念我的名號，他有什麼困苦，我就去搭救他。所以菩薩常常的觀察世間上有沒有念他名號的人，如有，那念的人有了困苦，他就趕快來救他。法華經上說：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彼音，是故須常念，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爲作依怙。觀世音菩薩，他能尋聲救苦所以叫觀世音。

然而我們有什麼苦須要他救呢？現前各位因種種關係，失去自由，這不是苦嗎？並且還又在生病，這不是苦上加苦嗎？你們可以說：我們處於現在環境，固然是苦，那未失自由，未生病的人，有什麼苦痛？要知道現在世界上，被少數的野心家，擾得天翻地覆，因戰爭而傾家蕩產的，喪身失命的，妻離子散，流離失所的人，不知幾多，可算每一個角落裏的人都感到不安，豈不是苦嗎？你們又可以說：亂世人民，誠然是苦，那太平豐樂的時候，比如官做得高，金條賺得多，住有洋房，行有汽車，喫有大菜，左擁嬌妻，右抱美妾，這種活神仙有的是，何以見得就都是苦呢？我們要知道，像這樣的人，萬分中難得著一個。菩薩的觀察，覺得有幾種苦，是任何人不能免的，那就是老苦，病苦，死苦。官高祿厚，都沒有用的。何況水火刀兵，盜賊王難，時時有襲擊我們的可能，所以人類都是苦的，菩薩不但要我們解除各人各別不同的困苦，並且要我們超脫人類普遍的痛苦。觀世音三字，就是這樣講，請各位牢牢的記住。

現在我再代表你們的一疑問，我們遵教，大家都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能尋聲救苦，是不是觀世音菩薩聽到我們的聲音，他會從天空裏伸出手來，把我們從窗戶裏援救出去，使我們立刻恢復自由；或者將我們身上所感受的熱病熱病，頭痛腹痛，瘡疤膿血。一齊拈掉？各位如這樣的想法，那就錯了，倘若觀世音菩薩如此做法，那就破壞了國家的法律，與法律相抵觸，政府固不能容許。即使做到，也徒然助長爲非作歹的人的氣焰。因爲殺人放火，奸盜邪淫，貪贓枉法的人，犯了罪，祇要念觀世音菩薩，就可逃出法網，使政府無奈我何，那不是菩薩救苦的本意。菩薩教人念他的名號，是要你學習他的行為，革面洗心，從新做個好人。然而：你們可以說：菩薩有救世救世的精神，我們雖欲學他，以我們的環境和力量，確從何處做起？這話似乎有理由。但救人救世的工作，要隨我們的力量，能做一分是一分。譬如諸位在監獄裏，看到這清潔的地面上有莖草葉，我就隨手把他拈開去。看這路面上有塊果皮，或石子，或繩子他會絆倒人，我也把他拈開去。至於守秩序，有禮讓，愛清潔，彼此互相照顧，努力自己的工作，這都是救人救世的基本工作。這是出於至誠，學習菩薩；不是畏懼管理人的懲罰而假裝的虛偽。你這樣的念菩薩名，學菩薩行，你準會得到監獄當局的讚許。國家法律對好的監犯，有減輕其罪刑的規定，你必定能提早得到自由，或減重罪而爲輕罪。

經上說的：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感應，的

閱牆與離間

龜山老人

從前北印度境大雪山南，有二小國，系出一祖，誼屬兄弟。素敦和敬，安危共同，災難相救，外侮同禦，因此在他們左右鄰近的國家要想來併吞侵奪，終是無機可乘。

後來南邊鄰國，出了一個有野心而富機智的國王，心裏便想了吞滅他們的計策，派出了兩個使臣，一個到甲國，向國王甲說：你素來親信的乙國，現在要想吞滅你了，已經派有使臣到我國連合，約定某時出兵攻打你。我的國王不忍看見這樣橫暴侵略的事，又兼我們兩國歷來的友誼，因此派我來將乙國的陰謀告訴你，教你好好防備，你如果預備好了，出兵攻打乙國時，我國還可以出兵幫助，共分其地。另一個使臣派到乙國，向國王乙說甲國要打乙國的種種陰謀，同樣，他以友誼要幫助他共打甲國，共分其地。

經過這樣的甘言播弄，甲乙兩國果然便互相戒備，互相仇視，互相偵察起來了。甲國派到乙國的偵探回來報告說是乙國果然在練兵買馬，積草屯糧，築城鑿池，其目的指向甲國，乙國派到甲國的偵探回來報告，也是說甲國如何的練兵買馬等等，其目的指向乙國。甲乙兩國在自己原不過是一種防禦，但都覺對方已在實行準備侵略了，愈覺對方侵略的準備來得兇，自己的防禦準備也便來得兇。如此逼迫，便快要打到人莫如先下手，雙方提兵調將，實行撕殺的時候了，南方鄰國的國王見着此情，好不歡喜，同時也就積極準備提兵調將，好乘甲乙兩國兵連禍結，兩敗俱傷的時候，往收漁人之利。但是他派遺使臣分向

兩國，說是我國已經快要起兵來幫助你了。你快起兵罷！

但在這急迫的時候，甲乙兩國的國王，對於戰爭，還是未能自決勝敗，心想釋迦牟尼佛是智人，是聖人，是神人我何不先往問彼以卜吉凶，然後動兵，豈不萬全嗎？因此甲乙兩王不約而同的一時都到了靈鷲山中，時佛正在與諸弟子說法。兩王既見佛已，頂禮問訊，右繞三匝，依次而坐。未及請問，底聽說法。爾時世尊告諸弟子言：已往過去。無量劫前此南瞻部洲大雪山中，有一母虎，循行覓食，見一牝牛，逐而食之，食牝牛已，見彼穴中餘一小牛，時甫初生，自念其兒，孤居無伴，因携小牛歸其穴中，飼以其乳，待之如子，小虎小牛，便同兄弟，母虎外出，小虎小牛，嬉戲相親，極其歡樂。牛得虎乳，其力倍增。又其長大，便與虎匹。後時母虎忽得重病，勢將不起，因告兩子而謂之曰，吾將死矣，爾兩兄弟，一乳所養，宜相親愛，毋受讒間，同心戮力，共守此山，誰能敵爾而害之者！言已遂死，兩子葬母，果遵母言，互相親愛，共鎮雪山，百獸服，無敢違命。即於此時，山有野干，心自念言：一虎已不堪；今更助一牛，繼今已往，吾輩休矣。宜善為計，應當以牛殺虎，以虎殺牛，二毒既除，吾可王矣！因於一日，往見彼牛，屈躬致敬，而問之言：善哉牛王，起居安不？得毋仇敵欲相害乎？牛言：吾居此山，有兄為依，誰起異心，敢相害耶？野干復言：汝言兄弟，牛耶，虎耶？虎言：巍巍虎王，百獸中尊，是即吾兄

(上接第四頁)

確也有立刻得到救拔的事實，你們程度還差，信心未足，姑且不說。至於疾病，一半由於風寒暑濕，一半由於心理鬱悶。我們信仰觀世音菩薩已後，把全部精神寄託在觀世音菩薩的一句名號上，祇要你誠心，只要你肯懺悔，保證你得到不可思議的感應。觀世音菩薩，化現女人或老太婆，救人痛苦的事跡太多了，舉不勝舉。

其他化險為夷，遇難成祥的事亦復也不少，我現在以我目已來作證，我是一向念觀世音菩薩的。我三月間，在離上海不遠的無錫地方講經，講完後，還有人堅定的要求我在另一個地方繼續講三個月，當是無錫很安定，決想不到馬上會遭遇到意外，可是我很堅決的拒絕了，很安全的回到上海，僅隔了一天，無錫就變了色，稍一遲疑，我就走不了。回到上海又準備到杭州去自耕自食，車票已買好。行李齊全，我感覺到車站上秩序不好，一轉念間把票退了，不然；到了杭州也就不能出來了。但是，總想避開那飛機大炮的驚人場面，再準備到香港或臺灣，但船票買不到，入境證無辦法。無意中又聽到說，生飛機不要入境證，於是七湊八湊的湊了些大頭，買到票，因此居然也就飛到臺灣，這和你們講佛法。我是做夢也想不到有資格坐飛機，這都是觀世音菩薩冥冥中慈光加護，我是很相信的。

還有念觀世音菩薩的方法，出聲念最好。倘若恐嚇礙別人，默念也好。走路的時候，喫飯的時候，工作時候睡覺已前，皆可以念，無事時更好念。祇要諸位肯念，絕對保證你得到不可思議的感應。講到這裡，我和翻譯的呂先生，都得出了一身大汗，但各位能不相信我的話？我要得個答復，算是我出汗的收穫。——衆中有好幾人答相信——各位中既有人相信，我很歡喜，因要有一個人肯相信，我這汁算不白出。那末！希望各位努力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

：何需復問？野干言：奇哉牛虎，異類同生，吾今告爾，汝之虎兄，乃汝仇也。昔汝初生，汝母外出，適遇一虎，遂而殺之，殺已食之。既食汝母，隨復見爾，因携歸穴，令侍其子，今汝長大，不報母仇，反與仇人之子共為兄弟，獸中無類，誰似汝者？牛言：吾與吾兄，一乳所養，誼屬兄弟，爾今何得進此讒言？野干言：善言不聽，爾禍將及！汝之虎兄，常念其母曾殺爾母，恐爾報仇，久思殺爾。牛言：以何為驗耶？野干言：大雪初霽，紅日東昇，虎嘯三聲，怒爪撲地，奮力直馳，即來殺爾矣，爾其備之！言已即去。牛聞此言，不能無感，因記於心，常存戒備。翌日野干復往見虎，屈躬致敬而問之言：勇哉大王，仁哉大王，德威所播，無思不服，起居安不？亦有逆臣不奉命乎？虎言：以吾之威，得弟為輔，百獸歸服，誰敢逆命？野干言：奇哉牛虎，異類同生！臣今告王，牛非王弟，乃寇仇耳！彼於大王，有不共戴天之仇，恆思弑王，何云輔也。虎曰：可得聞乎！野干遂告其母殺牛母事。且曰：雪霽天晴，牛鳴三聲，厲角巉巖，奮力直馳，即來弑王矣。忠言逆耳，王速備之。言已即去，虎聞此言，不能無感。因記於心，常存戒備。自此以往，牛虎相親，不如往昔，積疑愈久，仇忌愈深。時值初冬，雨雪七日，牛住西穴，虎住東穴，各不得出。因臥既久，忽逢雪霽，紅日後昇，長空清曠，霞光燦然，牛虎欣然，勃勃思動，於是虎嘯東穴，牛鳴西穴，虎撲其地，牛厲其角，虎向西馳，牛向東奔。双方各憶野干之言，皆曰：彼來殺我矣！於是虎直撲牛，騰躍而裂其背，牛急迎虎，以角直穿其腹，牛背之皮肉分飛，虎腹之肝腸齊出，力盡血乾，牛虎同盡。於是時也，野干召其子孫而告之曰：雪霽天晴，吾輩上山，同食牛虎去矣！

佛說此事已，告諸弟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為汝等，更說他事。即於是山，後百餘年有一母虎，及一母彪，兩相親愛，認為姊妹。後時虎彪各產一子，彪旋得病，虎往問之，善哉吾妹，病得瘳不？彪言：吾姊，吾病危矣，精力既虛，神智復亂，微命恐不過三日，吾歿之後，一子甚幼，望姊以慈愍之德，施養育之恩，生者歿者兩並感激。虎言：吾妹萬有不幸，寄命託孤，是予之責，善保玉體，勿懷憂念。三日之後，彪果命終。虎携其子歸盡心教養，與子無異。母虎字其子曰善威，字彪之子曰善力。兄弟相依，極相親愛。後時母病，告二子曰：生命不常，吾將死矣。爾兄弟雖非一母生，而同一母養，我死之後，宜相親愛，毋聽讒言，深山之中，極多敗類，毋為所惑，永無禍患矣。言即遂終。虎彪遵其遺教，共王雪山。羣獸立善威為大王，善力為亞王，兩王協力，羣獸馴服。野干復念，虎彪相親，吾輩將無遺種矣。思為殺虎彪之計。於是乘機往見彪曰：亞王多福，心無憂慮？彪言：兄弟相親，百獸歸服，復何憂哉？野干言：大王兇暴，常殺小獸，臣等恐怖，不知命在何日？吾輩之小生命不足惜，所恐難者，臣等既盡，虎威將及亞王。且大王常念山中羣獸，唯亞王足以敵彼，又以亞王仁慈，為衆心所服，深聽疑忌，恐行篡弑，是以外示親愛，心存剪除，嘗以意告小臣，言行誅時，當為出力，臣實畏之，而弗悅也。今以謀告。亞王誠能先發，誅此強暴，臣願率羣臣，共戴亞王，獨王此山，不以樂乎？善力言：何物小醜，取出此不忠不信之言，吾母死，賴兄弟長養之，此恩未報，敢為篡弑之謀乎？野干言：亞王忠信，其如大王不仁何？彼存心既久，如不為備，將見死無完尸矣。善力言：有何驗耶？野干言：大雪初霽，紅日東昇，彼嘯三聲，怒

爪撲地，直前奔馳，即來殺爾矣。彪聞此言，不能無感。翌日野干見虎，屈躬禮拜而問訊曰：仁哉大王，心無憂慮？善威言：兄弟和睦，百獸歸服，復何憂耶？野干曰：少臣竊聞山中有為篡弑之謀者，安能無憂？善威曰：誰敢為此？野干曰：王之介弟，善力是也。虎曰：彼為吾母所養，與吾素相親愛，安得有比？汝妄行讒，吾將殺爾。野干言，大王仁厚，撫恤全山，獸國之王，誰不愛戴？但亞王自以力足匹王，而且過之，乃不為正而為副，又懼大王之威，恐相加害，以是奸行小惠，陰結衆心，嘗召臣等共謀篡弑，臣明知忠言逆耳，不敢妄言，繼念苟利於君，殺身不惜，始為忠臣，故敢剖肝膽而陳辭，王如不信，後悔無及生。虎言有何驗耶？野干曰：雪霽之晨，旭日東出，彪吼三聲，滾地作威，奮勇直奔，即來行弑也。虎聞此言，不能無感。果於後時，遇天大雪，雪霽日出，虎彪欣喜，久臥思動，虎嘯彪吼，撲地作威，虎自東穴西馳，彪自西穴東奔，初本無心，繼憶野干言，双方皆疑彼來殺我。善威怒目，問善力曰：咄哉善力，何故殺我？善力答言：我無此心，汝何殺我，虎彪復問，誰言如是，皆云野干。双方忽悟，野干讒間，即同往誅。野干晨起，見雪霽天清，復喚其羣，往食虎彪，行至中途，忽見虎彪同行，直奔野干，野干大恐，反奔逃命，大半為虎彪所食，存者不敢復住此山，虎彪相愛，和好如初，永共休戚。佛說是事已，國王甲乙趨前禮佛，相抱大哭，遂相和好，願共休戚。佛言：善哉善哉！爾等速歸，當知此時丙國之兵已陳圍境上，欲滅爾國矣！兩王辭佛，並駕疾歸，連合兵力，共禦丙國，丙國敗退，遂不更萌侵略之心，嗟夫！兄弟閱牆，及好作讒言者，誠宜三復是經矣。

緣因佛學的我

清 湘 唐

中國人的舊習慣，學佛者大多是老年人，因此倘有受過新時代高等教育的青年學佛，常會引起人們種種的猜測，甚而至於懷疑，所以我覺得雖已皈依三寶有年，仍有公開說一說學佛因緣的必要。同時常有佛教中的同道問我：「你是怎樣信佛的？」常使我一時無言回答，因為我的怎樣信佛，並非由於偶然的一件事，而是種種的「善緣」湊合而成。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出。現在就把我正式皈依三寶以前所遇的種種善緣，略為敘述：

在我的兒童時代，有一位比我大一歲的表兄孫公望，他最喜歡留心報紙上的圖書廣告，不論是新出版書籍的樣本，或廣告性質的書，他都喜歡函索一本，恰巧他在報紙上看到了蘇州弘化社的贈書廣告，那時蘇州弘化社的贈送書籍很慷慨，竟給他化了很少的郵票，函索到很多種印刷精美的佛學書籍及善書，小孩們根本不是有研究佛學的興趣，並且有一部份佛書還並不看得怎樣懂，但由於兒童精神食糧的缺乏，同時一般書籍的售價都很昂貴，而弘化社出版印刷精美的厚厚書籍，竟能函索即得，小孩子們覺得是很便宜的事，便都紛紛向蘇州弘化社函索書籍了，那時我還在高小讀書，記得那時的同學小

我的學佛因緣

唐 湘 清

朋友們每人都有幾冊弘化社的書籍，而弘化社從郵局寄來的書包上，都寫着一某某居士收。一天晚得！原來那批居士，是一羣不知佛學為何物的天真小學生。但也有幾本書合於兒童程度而最受歡迎的，一本是光明畫集，幾乎人手一冊，因為老明畫集的封面很美觀，而集內豐子愷居士的畫，也着實不錯；附在每幅畫的白話詩及說明，更是雅俗共賞的優良文學作品，其實際效果，也很能使鄉下小孩子們少捉幾隻蜻蜓，還有幾本如人生指津至情錄，法味等書，小朋友們閱讀的也很多，那時弘化社贈送的書籍。我們雖然多半都會函索過，但因家長們多半不信佛教，同時小學教

員們多數是睡佛的，所以我們看了弘化社的很多的書，仍舊對於佛教毫無信仰，大家看到這裡，恐怕要替弘化社浪費大批書冊可惜吧！其實這並不浪費，一些也不可惜，因為那時我們雖不馬下信佛，但許多小孩子的八識田中，已深深地種下了菩提的種子，並且我們的小腦海中也已知道了「印光法師」，尤其對於「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八個字，印象特別深刻，不過還認為因果報應是迷信罷了。還有一點使我當時就得益的，就是我自己從看了弘化社的善書，方始驚醒了手淫的毒家，因為我業障深重，在十歲以前就已糊裏糊塗，地誤犯了手淫的惡習，兒童時代的我，只知道那是如同擦腳趾一樣的無聊玩意兒，根本不知道那是戕害身體的惡習，所以說不上是罪惡，完全是出於無知，後來看了弘化社贈送的一本青年修養箴言，方始恍然大悟那是危害身體健康的惡習，幸而及早悬崖勒馬，雖童年時屢經重病，沒有夭折，弘化社善書之功，實不能抹殺，每一念及，常使我深深地讚嘆弘化社法施功德的無量無邊。

我因自幼身弱多病，所以我父母早就預備我長大後學醫，十六歲起，就開始誦讀中國古醫書，那時丁福保老居士在上海開游醫學書局，醫學書局除出版醫學書外，還出版了丁居士編著的大批佛學書籍，我看到醫學書局的書目中，除了有許多種的佛經箋註及各種佛學書外，更有佛學大辭典，佛學小辭典，而見到佛學大辭典的冊帙，較我學醫用的醫學大辭典更要巨厚，使我知道佛學的內容是如何的精深博大，同時我在上海新中國醫學院畢業時，有一位姓孫的同學很虔信佛教，他常常誠懇的勸我信佛，並把好幾種丁福保老居士著的佛學入門一類的，書籍借給我看，但丁老居士的著作，大多爲了要證明輪迴而過於偏重談鬼，當時我看了並未起信，也只能說種下一些菩提的善緣而已。

抗日戰爭發生後，我避難至西南各省，在民國廿七年的秋天進了國立雲南大學，雲大有一位教授法文的袁鴻壽博士，是一位對於研究佛學很有興趣的居士，因為他是江蘇的同鄉，我和他很

（下接第十頁）

(上接第八頁)
己丑秋季恭逢
觀世音菩薩聖誕 孫大將軍立人德配孫張清揚夫人，懇請其師座智光大師，啓建佛七道場於臺灣十普寺，一時來會念佛，傾城而至者，絡繹於途。如斯盛會，數末曾有，此固天下大亂，浩劫當頭。凡夫莫能挽救。只得祈求佛力予以默佑。然亦賴 清揚居士濟世之赤誠，有以感召而致此也。余素信佛法，夙聞道於智老法師有年，近聞清揚在善導寺，演述其信佛之起因，與夫證應之後果，信念益堅，修持尤力，今茲法會圓滿，功德成就，皆大歡喜。竊歎，清揚居士，大德大願，夙夜匪懈，幾欲師地藏菩薩，度世間惡道而後已。偉哉！善哉！如是功德，安可無文以彰之！爰製七古一章，以廣其意，即希 立人將軍 清揚夫人大居士 鄧政 如臬葛權執中 賁稿
世人但怯死與苦 積金服藥曾何補 藥裡從無不死方 黃金難使來生取 今生結果當如何 茫茫前路猶難覩 須知嚮導時在側 提携援引若慈父 西方三聖觀世音 諸佛菩薩不知數 中心一念能純良 生生自可臻祥祐 佛光照明無遺 些微一息皆顯照 吾嘗聞之孫夫人 行善獲福言縷縷 夫人之福人所知 夫人之德佛所許 人皆有福如夫人 但殊修德不自勞 遂令貴賤如雲泥 善哉我佛光照普 喚起人人向善心 人人堪步夫人武 存心無使虧諸天 舉足自然皆樂土 諸佛三聖嘗 相隨近之遠之人自主 力能救人即自救 信善能迷非爲魯 朝朝念佛如呼親 要使真誠出肺腑 至誠自可邀天知 且觀鏡中香一炷

漫談人生

普行

人生於世，究竟何來？芸芸衆生，熙熙攘攘，鬼混數十年，又何所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衣也，食也，名利也，妻子也，人我是非也，無一而不繫於心也。富貴榮華，人之所欲也，不以道求之不可得也，得之非義終不可保也。貪官也，奸商也，縱一時成爲豪門大賈，亦不過曇花一現耳。

人生如戲，喜怒哀樂，忠奸得失，恩怨巧遇，兒女情場，種種露骨的表演，皆人生之寫真也。人生如夢，回憶往事，靈幻不實，倏忽過去，猶如昨夢，縱得數十年富貴，亦不道黃粱一夢耳。

苦的人生：胎獄十月，墮地呱呱，降生之苦也。頭童齒豁，行步龍鍾，衰老之苦也。四大不調，展轉床褥，疾病之苦也。一期報終，冥然長往，無常之苦也。至於亂世流離，骨肉分散，親死子亡，恩愛永訣；我之所欲，欲求不得；我之所憎，欲離不能；身心遷流，剝那不停，幼壯而老，變化熾然；饑渴寒暑苦其身，憂惱貪嫉苦其心，其苦更無量也。試看人之一生，流過多少眼淚？

然則人生亦有樂乎？曰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君子之樂也。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也。歌台舞館，流連忘返，聲樂遊遊，卿卿我我；此常人之樂也。擊壤而歌，鼓腹而遊，野老牧豎，知足則常樂也。琴書消遣，杯酒澆愁，而古之所謂達人者，乃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於是秉燭夜遊，及時行樂，無非

苦中尋樂耳。

如此種種所謂鬼混數十年也，無論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最後總不免嗚呼哀哉！究竟何來？憤報而來也。又何所往？隨業牽轉也。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作者是。如此則吾人之前因後果，亦可以思過半矣。

雖然，我佛如來，却說「人身難得」！一日就地抓一把土，謂弟子曰：爪上土多？大地土多耶？弟子曰：大地土多，爪上之土何能爲喻！佛曰：人死而復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而墮三塗者如大地土（涅槃經）。是此苦惱的人生，猶極珍貴而不易多得，吾人既得之，當善爲利用，勿使一生虛擲也！人生何爲而可貴耶？古德云：「鬼神沉幽怨之苦，鳥獸懷猛狽之悲，修羅方願，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超苦提者，唯人道爲能耳」（圓覺經疏序）。又此娑婆世界雖苦在此土修行一世，其功德多於他方佛土百千劫（維摩經）。吾人得此臭皮囊，生此穢惡土，衆苦煎迫，難無足戀，亦未可厚非也。然則當如何而後可？曰依佛教增上生法（世間善法），先求得圓滿的人生，再進而達到究竟的人生。何謂圓滿的人生？富貴壽考，眷屬具足，此爲人生最高之希望也。如何達此目的？求之有道，各有其因，非可倖得。布施富之因也，持戒貴之因也，戒殺放生，無病長壽之因也，忍辱柔和，廣結衆緣，眷屬圓滿之因也。人生得如此，亦可以無憾矣。然人生如夢，數十年易混，生死無常，大苦難免！如何才是究竟的人生？曰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經歷長劫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也。事功遠大，非本文所談，請以圓滿的人生乃先導。

美將在日設教會大學

·慧光·

據美國華盛頓三十日電：在紐約一私人基金會，將在日本設立一個國際教會大學。美國務卿艾其遜並表示說將有助於日本民主發展及維持高等教育最高的標準，將對日本前途發生重大的影響云：

這個計劃值得我們注意的，日本自明治維新，在工業科學方面是接受西洋科學教育。在文化宗教方面，仍然保持日本固有傳統文化宗教的信仰。所以日本佛教神道教都能配合日本社會文化事業的進步，極盛一時。日本投降後武士道神道教遭盟統取締，佛教事業雖受戰敗的影響。但佛教仍爲日本國民心靈上唯一的安慰：且日本人民對佛教信仰純屬理信的，並無若何迷信的色彩。盟統四年管理，以美國民主制度推進日本民主政治已獲得相當成就。現在想進一步把美國一神教搬到日本來，企圖在宗教上改變日本人民的信仰，這對日本人民信仰前途上將會發生如何重大影響。我不敢相信，因爲日本軍事上雖失敗。日本人民理智仍然存在。絕對不會接受神教我們希望戰敗日本人民要澈底覺悟，你們事業的失敗，是由於你們主觀的錯誤，不足以爲恥。但是你們的信仰要是被人否絕，甚至你們改變自己信仰，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也是最大的恥辱。我們希望日本佛教徒迅速興起鞏固你們全體國民傳統神聖的信仰！

孫 張 清 揚

消婦，以悟語，物太毫，假在有要，蓋乎世
遣兒以多之人，物虛，故托佛形之宇其！人
品女爲聞又微我爲空皆曰因經形家宙所凡
也。團礙却佛皆非有無外生之則色條有萬箇誤
鳴聞其走法不，物此性生之諸件之空騰法
呼！功也，惜對故也理空，曰事，形，乃綫空
，名甚空以立其。；則因物爲成，乃經空
愚或利且爲全也於世非大無緣之組，爲者
矣！以緣以力爭，功人謂而一，產含莫字，佛法
！爲之見虛空一名不虛秦成一生之空皆法
吾功進僧空之毫也察無山不切。原假萬知具
聞成取尼之，之，，，變事此，素借有其偏
之身也爲無雖利當認茫小之物，各之原設重
，退，不物死，貴事，而個既條而自自設之於
學之夫群也不一也事如秋性皆件後需理理空

宗之義，且力求通俗，由中本紡織業
公司之宏，近於寺居土油墘，講義以
文人居於寺，乃募資金，剖以師處講
註明，有難色。師曰：「苟利於所聞，

一、章嘉大師於重慶撤退前，臨臺北臺灣省政府招待所，每日前往拜訪者甚多。

二、臺灣省佛教分會於上月十五日舉行全省僧代表大會，到各縣市縣代表百餘人，推舉宋振修氏為理事長。是日並歡迎國佛會章嘉理事長。

三、李子竟朱鏡宙二居士發啓創立臺灣印經處，現印出普門品，金剛經，阿彌陀經八種合訂本一種訂價低廉每本新幣壹元。

四、臺北市星期日布教所原有善導寺大蓮法師主持之淨土宗修行會及十普寺智光老法師白聖法師之主持佛學講座，每逢星期日下午二時開講，現萬華法華寺亦開創星期日講演，由慈航法師圓明法師分別開示，此種誠難中好現象！

孫清揚居士	助一五〇元
李珠玉居士	助五〇元
張少齋居士	助五〇元
潘迎春居士	助五〇元
特此鳴謝	

人生月刊社謹啓

本刊休刊以來，已整整三個月了，承各方讀者不時寄予熱情的慰問，都表示願意繼續的援助，首先承孫晶英，李珠玉，潘迎春，張少齊居士盛意的表示，孫居士說：「大家都歡喜『人生』，希望繼續出版」，這很明顯的，本刊新的生命能够繼續生長，這全是贊助人的功德！

本刊發行以來，在篇幅與內容方面始終未能達到我們理想的目的，今後財力充裕首先要擴大篇幅，內容方面力求通俗大衆化，我們歡迎通俗說明佛學的文字，以適合人生佛學爲原則，這要請來稿諸君注意的地方。

發行方面除臺灣外，擬在香港設分鎖處設法給陷於極度悲慘命運中的同胞，送進一點新鮮自由的空氣。

最後值得爲讀者諸君報告的，
隨緣老人南亭法師，唐湘清居士，
大如法師，都允許爲本刊撰稿以結
法緣，這是本刊今後內容充實的先
聲也是編者個人最引爲愉快的一
點！



達眞法師助貳元五角

達晃師：	貳元五角	蘇祈財法師助：	貳元五角
達友師：	貳元五角	陳登元居士：	貳元五角
聲如師：	壹元	天龍堂：	貳元五角
達如師：	壹元	嘉義市佛教會：	貳元五角
陳傳養師：	貳元五角	特此鳴謝	
會性師：	貳元		
融妙師：	壹元		
應定師：	壹元		
智慧師：	貳元五角		
元光寺：	五元		

人生月刊社謹啓

人生月刊社

價	訂
零半全	售年元
五三	五
角元	元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所	經銷處
東	人生月刊社	大成印書館	覺世圖書文具社
初	北投法藏寺	臺北市太原路一〇七號	臺北市成都路口